

公民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性研究*

陈晓慧, 刘铁珊, 赵 鹏

(东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小悦悦”事件、摔倒的老人该不该扶, 我国的公民素质在一次一次挑战道德的底线, 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公民意识欠缺等一系列公民教育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而一些媒体的失实报道也引起了学者对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的重视。该文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 阐明了公民教育和媒介素养的含义和内容, 探究公民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关系, 找出二者相互促进的最佳方法, 分析了具有影响力的公民媒介素养教育资源, 旨在为我国基于公民教育理念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关键词: 公民; 公民教育; 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一、中国公民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中国公民教育的研究现状分析

我国公民教育研究开展得比较晚。由于历史的原因, 公民教育一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就有人提出过公民教育问题。梁启超是我国公民教育研究的开拓者, 他在《新民说》里探讨了国民改造的问题, 并提出了“新民”思想^[1]。而他所说的“新民”从本质上讲和我们现在所提的公民基本同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虽然研究公民教育的比较少, 但叶圣陶还是提出了“受教育的目标和意义是做人, 做社会的合格成员, 做国家的合格公民。”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 我国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公民教育这一主题,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李慎之在《宪法与公民教育》中提出了“千差距万差距, 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的最大差距。”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差距就是公民意识的差距, 因此要想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 必须先培养出合格的现代化公民, 认为公民教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万明钢在《论公民教育》中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完善问题, 更重要的是培养一代认同、积极参与并具有实践能力的公民。因此公民教育的目标一定要明确地包含在基础教育的目标中, 公民教育的内容也一定要渗透在相关的课程之中, 并通过公民教育目

标整合基础教育中的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相应的教育活动。”^[2]这为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提供了一定的思路。李萍、钟明华在《公民教育——传统德育的历史性转型》中分析了公民—私民、公民—臣民、公民—人民这三组对应词的区别和联系^[3], 使我们对公民的定义有了清晰的认识。葛新斌认为通过“公民教育”培养无数健全自律的公民, 进而建设一个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 是当今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对学校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

综上所述, 我国在公民教育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主要表现为对公民、公民教育的理论性知识以及重要性有了一定的分析, 从而使大家意识到公民教育的迫切性, 但在公民教育深层次的理论以及具体实践上还与一些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

(二)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传媒业的飞速发展,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成为我国公民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而当人们面对浩瀚的信息时, 如何选择、辨别以及运用这些信息成为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 因而带来了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热潮。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丹麦。1933年,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F.R.利维斯和丹尼斯·汤普森出版了文化评论著作《文化与环境: 培养批判的意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公民教育视域的全民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11YJA880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识》，首次倡导媒介素养教育^[4]。而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学术界都认为我国真正开始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的学者大多以引进和翻译外国文献为主，主要介绍一些媒介素养概念性的知识。具有代表性的是1997年卜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文中介绍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意义、内容、方法和实施途径。这是我国大陆学者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媒介素养，对以后的研究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从这之后许多学者发表了一批有关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从而使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分析媒介素养的重要性，2000年6月，袁军在《新闻媒介通论》中指出：我国的新闻信息传播产业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而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仍未起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5]。之后便是媒介素养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媒介素养教育得到了普遍的重视，而且一些相关的教育机构也在这一时期成立了，从而也推进了一些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模式的产生。2005年至2006年，我国内地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开始进入了深入研究发展时期，许多专业杂志都开设了“媒介素养”专栏。据统计，2004年和2005年两年共发表主题论文259篇，而2006年与2007年则分别达到了231篇和352篇，2008年到11月10日已有341篇论文^[6]。2007年，中国传媒大学的白传之在《试论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模型的建构》中提出了CTL(文化—理念—语言)课程模型。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课程模型，对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设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室与北京黑芝麻胡同小学合作，开设“媒介素养教育实验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总的来看，虽然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并且也有大量的学者对其进行了课程模型建立的研究，但一直以来实施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这其中的原因涉及到了很多方面，而对于媒介素养与公民教育的关系基本上没有涉及。媒介素养是公民教育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因此笔者拟通过对公民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关系研究，明确媒介素养与公民教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基于公民教育理念的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得到推广。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公民与公民教育

“公民”的概念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国家中公民的概念和内容都不相同。“公民”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城邦政治时期。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观点，所谓“公民”就是指那些能够分享政治权力的人们^[7]。而在现代社会中通常是这样定义“公民”的：公民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公民乃个人与一个国家的关系，受那个国家的法律所规范，也在那个国家拥有义务及权利”。因为“公民”是公民教育的对象，是正确实施公民教育的逻辑起点，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公民—私民、公民—臣民以及公民—人民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和关系，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民的本质。私民是指个别存在的自然人，是以其个人的私欲和利益及其自然人的身份而衍生的人际关系作为处事的原则的。私民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存在的，没有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公民与私民的最大区别。臣民，亦称“子民”，是与奴隶制、封建等级制度相伴随的产物，如“臣”，春秋战国时期对男性奴隶的称谓，具有无主体性、附属性等特征。故臣民无我，只有对统治者的责任、顺从，没有个人的权利^[8]。人民，《辞海》释之为：“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所以，人民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态度、立场及其阶级属性，既与公民相联系，又与公民的基本内涵有区别^[9]。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反映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公民教育”同“公民”一样，对它的定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也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德国教育家凯兴斯坦纳最早提出“公民教育”(Civil Education)并论证了公民教育理论。凯兴斯坦纳认为：国家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造就公民。一个人是否是有用的公民，判断的标准是看他是否

有助于他人、社会和国家。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深刻领会个人之间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懂得健康的法则，并能把获得的知识应用于自我控制、正义和履行义务的实践中，应用于那种蕴含着强烈的个人责任感的明智生活中。”^[10]为了便于对公民教育概念的理解，国际公民教育学界提出了对公民教育的“最小限度的解释”和“最大限度的解释”框架。对公民教育的“最小限度的解释”通常倡导的是狭义的公民教育，较为注重公民教育的正规途径，要求通过正规的教育计划向学生传授有关国家的历史、地理、政体等方面的知识，注重知识为本和以教师为中心，强调教学的教诲性，较少关心师生间的互动和发展学生的主体精神。对公民教育的“最大限度的解释”被认为是追求对团体、个人的包纳和共同参与的趣旨。它突出公民教育正规和非正规的广泛整合，因而也被称为广义的公民教育。广义的公民教育不仅包括狭义公民教育所注重的内容和知识要素，而且还积极鼓励对决定和运用这些要素(包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各种不同方式的考察和理解，提高学生的参与能力。它不仅重视教学和学习的内容，而且还重视过程；既有谆谆教诲，也有平等交流；公民教育既发生在课堂内，也发生在课堂外。广义的公民教育注重为学生创造讨论和交流的机会，鼓励学生以创造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学习^[11]。本文基于广义上的公民教育的概念，探讨公民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促进我国公民教育策略的提出提供参考。

(二)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主张于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学者最先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于其核心概念——“媒介素养”的称谓、定义以及内涵描述等，至今见仁见智，尚未统一。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的媒介素养定义是：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所传播的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Ability to Choose)、理解能力(Ability to Understand)、质疑能力(Ability to Question)、评估能力(Ability to Evaluate)、创造和制作能力(Ability to Create and Produce)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Ability to Respond Thoughtfully)^[12]。英国媒介素养教育专家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认为：“媒介素养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13]对于我国来说，“媒介素养”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词汇，因此，在对“媒介素养”本质含义的理解上也基本上是对国外定义的引用和解释并加上自己的一些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14]。

也有学者认为“媒介素养”是指掌握“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能够“判断媒介讯息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知道“如何有效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15]。根据众多媒介素养的定义，在深入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本课题研究中对媒介素养给出如下定义：“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媒介信息的获取、选择、评价、参与和创造的能力。这五个能力定义出人们对媒介从低到高的操作状态。“获取”指人们在了解媒介的性质、功能及其作用的基础上能够通过媒介获得各种信息。“选择”是指人们对媒介基本知识的掌握，了解媒介传播的特征及其内在规律，从而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媒介信息。“评价”是指对各种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既能对媒介信息正面影响正确地解读，也能对媒介信息负面影响进行抵御。“参与”是指利用所掌握的各种媒介知识来展示自己、融入媒介生活和影响媒介活动，“创造”是指运用媒介创作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三、公民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关系

(一)媒介素养教育服务于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公民教育具有宽泛性。公民教育涉及的范围很广，凡是涉及到公民的问题，都属于它的研究领域。它几乎囊括了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政治、法律、经济、职业、生活、社会、能力、智慧、心理、身体等等十几个方面的素质教育，解决的是个体公民的全面素质和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问题。而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媒介信息的获取、选择、评价、参与和创造的能力。所以从二者的范畴来看，媒介素养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个子系统。这是公民教育与媒介素养的第一个内在联系。第二个关系就是媒介素养教育又是为公民教育服务的，公民素养的提高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终极目标。二者在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合格的公民。而媒介素养教育是要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提高公民对媒介信息的获取、选择、评价、参与和创造的能力，都是要促进人的发展。台湾学者吴翠珍提出，媒介教育的目标主要培养两种能力：释放(Liberating)和赋权(Empowerment)^[16]。在2007年《巴黎宣言》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界定，一个全面的媒介教育概念应该包括三个主要目标^[17]：(1)人人都有接触各种媒介的机会，这些媒介可能是人们理解社会和参与民主生活的工具；(2)培养公民对媒介信息(不管是新闻还是娱乐信息)的批

判性思维,从而加强个人的自主能力和积极使用媒介的能力;(3)鼓励个体参与各种媒介制作、利用媒介表达意愿和参与媒介互动。因此,媒介教育的进行就是为了服务于公民教育。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媒介素养和公民教育的两个关系:(1)媒介素养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个子系统;(2)公民素养的提高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目标。媒介素养强调对公民“能力”的培养,而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的这些能力对于一个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因此说媒介素养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公民教育为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宽泛的舞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信息传媒发展迅速,而媒介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公民教育的发展,媒介教育才有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行部署。正是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媒介素养不再仅仅是专业传媒人员所具有的特征,而且是全体公民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素养;媒介素养教育也不仅仅只是针对新闻传播类教育,也正成为面向全体公民的素质教育。而随着公民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媒介素养教育受到了重视。

在内容上,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一个新的公民概念被提出来了——世界公民。从理论上讲公民与国家是相对应的两个概念,因为离开了国家就无公民可言。但是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在发展上的相互交流不断增多,要求我国公民必须具有面向世界的能力与眼界,于是超乎于国界之外的公民即所谓世界公民或地球村公民的提法出现了。世界公民的提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它是由民族国家向人类更大规模结合转化中的一种过渡概念。与世界公民相适应的世界公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会否定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公民教育,但同时也展现了公民教育的新前景。而当今让大部分人了解世界的方法就是通过媒介,这就给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综上所述,公民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实践上的需求都对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也为媒介素养教育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媒介正以其强大的力量渗透于公民教育系统的每一个角落,它

对公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推动公民教育的进程

媒介素养自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进入了系统研究阶段,经过一大批学者的不懈努力,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实践推广方面都开始起步并且有了一定的积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这些成果也在推动着公民教育的进步。

在理论方面,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系统地研究媒介素养教育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的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在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模式、方法和内容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袁军著的《媒介素养教育论》就提出了“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模式宜采取多元化战略,即显型模式与隐型模式并存。东中部地区以显型模式为主,兼用隐型模式;西部地区宜以隐型模式为主,兼用显型模式并逐步向以显型模式为主过度。”^[18]显型模式是制定专门的课程计划和培养方案,独立组织实施;隐型模式是将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融入其他相关课程中实施。在内容上媒介素养也已经大致已经成型。笔者经过查阅大量文献后总结出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基本上是从三个方面讨论的:第一,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设计一些本土化的内容。正如哈洛伦(James D.Halloran)所指出的“像任何其他种类的教育一样,或者像任何社会建制一样,媒介教育无法在孤立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的研究,比如离开了更宽广的历史、文化、经济、法律、民族、政治及社会背景,它正是在这些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还在起着作用。”^[19]第二,能正确认知西方媒介。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传播水平,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单向的并且是不平衡的信息传播。因此,媒介素养教育内容不仅要培养公民对媒介信息的获取、选择、评价、参与和创造的能力,更要加强公民对西方媒介本质的认识,对西方媒介传播的信息批判性认知,并且警惕西方的媒介霸权。第三,对媒介本身的认知。这包括对媒介及其媒介信息传播的规律和公民与媒介的关系的内容。随着我国媒体的快速发展,这些理论的提出对我国的公民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推动了公民素养教育的进程。

在实践方面,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技术学院开设了针对全校非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的“传媒素养”课程。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室与北京黑芝麻胡

同小学合作,开设“媒介素养教育实验课”,旨在促进学生对媒介的功能运作、信息传递和现实建构的理解,培养学生在互动媒体时代具有创造媒介产品的能力^[20]。

这一系列课程的开设以及各种媒介教育基地的成立为公民教育课程的开设起到了奠基和引导的作用,也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对于公民教育课程的研究,为公民教育开展了一条新的道路。

四、优秀公民教育资源介绍

根据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教育案例,我们应批判性地分析和利用它们的经验和理论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公民教育体系,运用和引进优质公民教育资源来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民教育。香港公民教育开展得比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这里特别推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下的一个子网站,一个集学前、幼稚园、小学及中学公民教育于一体的网站: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网。根据香港国民教育规划,“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将涵盖个人、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5个范畴,分别发展学生的个人素质、家庭成员身份认同以及在社群中的角色认同,同时探讨国家的机遇、挑战以及世界性议题。该网站的建立目的是通过各学科课程讲授及多元化的学习经历,培育学生正面价值观和积极态度,帮助学生适应不同的成长阶段,也适合教师顺利开展公民教育。该网站一共分为四大模块:背景介绍、新修订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架构(2008)、学与教资源、最新消息。该网站最重要的就是后面两个模块——学与教资源和最新消息。其中学与教这个模块包含了丰富的学与教资源,可供教师和学生参考和学习,并且在这个模块的下面还有其他资源网站的链接,可以直接下载下来学习。第二个特点就是该网站的最新消息栏目,提供了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以及国民教育的最新动态,包括公民教育的研讨会、国民教育的经验分享和举办的一些国民教育的活动。可以说该网站对于学生和老

五、结束语

本文重点阐述了公民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三个关系:(1)媒介素养是公民教育的子系统,公民素养的提高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终极目标;(2)公民教育为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宽泛的舞台;(3)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推动公民教育的进程,并对具有代表性的公民教育资源进行介绍。

笔者今后将对公民教育的体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分析公民教育与媒介素养关系的基础上,对公民教育内涵的演变及其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进行研究,为公民教育课程的全面实施与革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新民说[N].新民丛报,1902-02-08(1).
- [2] 万明钢.论公民教育[J].教育研究,2003,(9):37-43.
- [3] 李萍,钟明华.公民教育——传统德育的历史性转型[A].21世纪中国公民教育的机遇与挑战——两岸四地公民教育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教育研究出版社,2006.66-69.
- [4][8] 张向东.论我国的公民教育[D].武汉:武汉大学,2004.1.
- [5] 袁军.新闻媒介通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31.
- [6] 汤书昆,孙文彬.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述评[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2):16-20.
- [7]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11.
- [9] 李萍,钟明华.公民教育——传统德育的历史性转型[J].教育研究,2002,(10):66-67.
- [10] 瞿保奎.教育目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 [11] 洪明,许明.国家视野中公民教育的内涵与成因[J].国外社会科学,2002,(4):42-43.
- [12] 蔡帼芬,徐琴媛,刘笑盈.全球化视野中的国际传播[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374.
- [13] David Buckingham, Media Education—Literacy Learning Literacy Movement and Comtemporary Culture[M]. Cambridge: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36.
- [14] 张冠文,于健.浅论媒介素养教育[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3,(29):69-71.
- [15] 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J].现代传播,1997,(1):29-33.
- [16] 吴翠珍,关尚仁.媒体、公民、素养——媒体公民教育训练[N].富邦文教基金会,2008-01-21(12).
- [17][18]袁军.媒介素养教育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42:215
- [19]蔡骥.论媒介认知能力的建构与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1,(5):56-61.
- [20] 愈水.小学教学的一种尝试: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实验[N].中国教育报,2009-07-26(3).

作者简介:

陈晓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及教学系统开发和媒体文化研究(chenxiaohui93@126.com)。

刘铁珊: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媒体文化研究(375317027@qq.com)。

收稿日期:2012年11月19日

责任编辑:李馨